

閃光的工号



新愛丛刊

297

闪光的工号

(朝霞丛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字数 216,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58 定价: 0.67元

目 录

· 叙 事 诗 ·

闪光的工号 陆 萍 郑成义 (1)

· 电影文学剧本 ·

金色的阿夏河.....《金色的阿夏河》创作组集体创作 (221)
曹 仲 高 等 执 笔

· 小 说 ·

新的扬程 俞云泉 姚金才 (72)

山灯 赵 自 (25)

灵敏度 张重光 (54)

· 话剧剧本 ·

向阳花(独幕话剧) 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创作 (122)

春回龙泉(六场话剧) 张盛荣 (147)



闪光的工号

陆 萍 郑成义

引 子

走出学校跨进工厂的大门，
纺织工人的生活呵是如此沸腾！
每天咱只要按动那乌亮的电钮，
金丝银练呵，就会五彩缤纷……

伟师傅是咱学习班的辅导员，
他呀，时时刻刻在把咱关心；
突击队里他和咱一起义务劳动，
批林批孔，他伴咱一起溯源追根。

“为什么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呵，做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有时，咱谈呀谈得豪情满怀，
有时，咱争呀争得热血沸腾……

星期天，伟师傅让咱去请凤英书记，
并捎上咱理论组写的《水浒》评论；
咱一口气冲上向阳院的大楼——
哎，凤英书记在看啥呀，看得这般入神！

——发黄的照片上是一个姑娘，
项下木牌上写着“王凤英——390”。
啊！“390”这不是咱伟师傅的工号？
咱好奇的心迸出一连串发问——

“凤英师傅，这是你啥时的照片？
为什么把沉重的木牌挂上头颈？
390——难道也是你的工号？
是工号，为什么不写上工作证？……”

书记沉重地把照片放在咱的手里，
紧抿的嘴唇抑不住心潮翻滚：
“——当年进厂就象囚犯被编号拍照，
这照片上不是我，是我的母亲。……”

“啊！什么？‘390——王凤英’，
女儿和母亲怎会是同工号、同姓名？
啊，凤英师傅，快告诉咱，告诉咱，
这照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年轻的姑娘呵，你当然不会知道，
工号上许许多多过去的事情，
那沉重的灾难，那流血的斗争，
那反复的较量，那伟大的进军……

来吧，让我们学习光辉的三十三条语录，
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灯的指引，
展开我们搏风击浪的翅膀，
到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去把答案探寻……

谁是女儿？谁是母亲？

漫漫长夜，沉沉车弄，颤颤纱锭，
王凤英拖着沉重的身孕将要临盆，
突然工头狠狠一脚：“找死吗？390！”
啊，顿觉天昏地暗，金星乱迸！

满腔怒火！满腔仇恨！
难道世界上母亲也是罪名？！
一咬牙，转身扎进沉沉雪夜，
苏州河呵，该记得那一路惨痛呻吟！

再也无力向前挪进一寸，
母亲沉重的身子跌进席糊的家门。
突然“哇”的一声随门板跌落，
是什么命运呵，等待着才降的生命？

没有奶浆，只有屋檐下滴水的冰凌，
没有炉火，只有母亲一双冒火的眼睛；
没有欢笑，只有苏州河水在沉重叹息，
没有名姓呵，只有一腔诉不尽的仇恨！

呵，烤人的烈日，凛烈的北风，
母亲的血汗已被榨干熬尽。
呵，苦涩的糠团，磨穿的鞋跟，
女儿嚼着仇恨长大成人……

母亲颤抖着把工折打开又攥紧，
扯痛她心的是工号——390；
为编上这号曾含恨受了多少敲榨勒索，
一生劳累呵，没给女儿留下一分半文！

尽管这工号曾渗着自己多少血迹泪痕，
尽管这是无形的枷锁，骇人的火坑；
母亲还是含泪把它放到女儿手里，
——从此呵，母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呵，坎坷的小路，惨淡的星星，
女儿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任；
呵，人比秋草枯，厂比牢笼深，
女儿顶了母亲的工号，冒了母亲的名姓。

于是，“390——王凤英，”
母亲的饥寒追随着女儿的身影；

于是，“王凤英——390”，
女儿的灾难重蹈着母亲的脚印。

那一天，老板的女婿魏龙从国外镀金归来，
学一套“文明管理法”来车间巡行。
工头在带路，就象一条叭儿狗，
魏龙挺着肚，俨然一尊凶神。

此刻，凤英和姐妹娟红正在匆匆落纱，
骇人的劳累呵，娟红突然昏晕。
“装死！——”猛一声狼嚎犬吠，
呼啸的皮鞭呵，就象毒蛇咬人。

郁积的怨仇犹如火山爆发，
凤英一把夺过鞭子，两眼迸出火星！
“你……”魏龙和工头惊得瞠目结舌，
百条车弄冲出愤怒的人群。……

呵，不必去分谁是女儿？谁是母亲？
旧社会的女儿、母亲是同一命运；
呵，不必去分什么工号、什么姓名，
旧社会的穷人呵，都有一笔仇恨！

“我——是390！”

警察局密室里的空气一下子绷紧，
对方的电话里传来一道密令：

“中纺纱厂，工号——390……”

顷刻，腥红的警车窜进了工厂铁门……

这时，王凤英已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她在姐妹心坎里播下革命的火星；
现在，她正在地弄里召开会议，
筹划着一场火爆的斗争。

此刻，娟红在机群里飞步闪身，
——她要去查看地弄道口是否严谨；
地弄里的凤英呵，你知不知道？
那道口紧连着姐妹多少颗心……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
无数往事在娟红心头扑腾——
那船棚的谈心，夜校的灯光；
那团结的战歌，罢工的哨声……

你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
使我们象纱线合股——团结一心；
姐妹们不能离开你呀，
就象孩子不能离开母亲……

一阵皮靴响夹着串串吼声，
革命的胜利使敌人百倍狰狞；
“谁是 390?! 谁是 390?! ——”
啊，敌人已冲进布机间的小门！

凤英呵，你千万千万不要出来，
让我巡步走来把道口踩紧；
凤英呵，你千万千万不要出来，
让我把机面的经纱轻轻扯匀。

敌人步步走来，啊，步步走来，
娟红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敌人步步逼近，啊，步步逼近，
娟红突然高喊：“我就是——390！”

“我——是390！”
不屈的胸膛碰得刺刀卷刃；
“我就是390，390！”
每条车弄响起铮铮回声。

敌人——目瞪口呆，口呆目瞪，
娟红——坚定从容，从容坚定；
呵，娟红终于冒名被捕了，
离去的警车拖着一股黑色的烟尘……

“妈妈，妈妈，妈妈呀！……”
厂门口，等妈放工的小伟突然发现母亲；
猛地“红头阿三”那带钉的皮靴劈头飞来，
娟红只听得孩子的惨叫裂肺撕心……

当凤英从地弄里出来知道了这一切，
这一切呵更激起她对敌人的深仇大恨。

她把“390”——这闪光的工号铭刻心头，
珍藏起工折撤离了纱厂大门。

纱厂呵，凤英今天暂时离开了你，
为的是早日使工人成为你的主人；
烈士的鲜血决不会白流，
血的代价定会换来无产阶级专政！

本号本色

公私合营的喜庆锣鼓声声阵阵，
十里长街笼罩着节日的气氛。
看！新漆的厂牌披红挂绿，
横街的彩楼飘香流金。

今日哪，一杆杆烟囱显得更高，
仿佛是挺直腰杆的主人；
今日哪，一列列纱锭擦得更亮，
仿佛是整装待发的士兵。

凤英跨进熟悉的纱厂大门，
今天哪，是以一个公方代表的身份；
可当她接到了新发的工作证时，
欢笑的面容呵，为何变得这样严峻！

“工号——0001，……”

读来这样拗口，看来这样陌生；

这个数字变更呵，
引来多少往事在她心上升腾！

凤英情不自禁摸出珍藏的工折，
那跳入眼帘的是工号——390；
就在这个普通的工号上呵，
娟红战友曾英勇地牺牲！……

北撤途中，它冲过刀丛剑树，
南征路上，它穿过弹雨枪林；
披万里烽烟，染一江豪情，
凯旋时，多少姐妹喜泪盈盈……

呵，纱厂大道迎来真正的主人，
三丈车弄又摆开了新的战阵，
肃反运动，挖出了那告密的特务，
烈士墓前，凤英心潮难平：

“娟红！你儿子——小伟已羽翼初丰，
你的鲜血染红他胸前的领巾！……”
唉！这怎能告慰九泉下的姐妹，
先烈关注的是整个阶级的命运！

祖国的蓝天虽已是晴空万里，
但峡谷沟壑里时有毒瘴残冰；
斗争更复杂呵，眼睛要更亮，
担子更繁重呵，脚步要更稳！……

她收起这小小的工折呵，
收不拢满腔战斗的豪情：
同志们！让我保留原来的工号吧，
我对 390——更有感情。

让我保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号吧！
保留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份！
难道不正是千万个“390”的斗争呵，
才把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铲平？

在五反运动的日日夜夜，
不法资本家为何这样胆颤心惊？
难道不正是因为工人队伍的强大，
象淬火的钢刀永不卷刃！……

呵，墨写的工号虽被岁月熏黄，
血写的教训应该日益加深！
今日哪，资产阶级并没有甘心，
他们正散发着阵阵迷雾、香风。

说什么：既要企业蓬勃兴旺，
就得依靠——专家、奖金……
不！社会主义的香花甜果，
决不能用资本的毒汁来灌溉、滋润。

当年，那刺耳欲聋的警车狂啸，
没能使战士的脚步后退一寸；

今日，这满脸堆笑的甜言蜜语，
又怎能使进攻的号声减弱半分！

看！凤英白围裙上鲜红的工号，
看！凤英审批栏中刚劲的签名，
——“390”，那火红的光焰呵，
正焕发出壮丽的青春！

在旗飞鼓喧大跃进的年月，
群众爆发无穷的智慧，冲天的干劲，
自动落纱机就象一叶新芽冒尖，
扎根肥沃的土壤，沐浴浩荡的东风。

凤英呵，日夜辛勤灌溉，
纱厂呵，时刻万马奔腾；
自动落纱机正突破重重难关，
前面呵，决没有攀不上的险峰！

当西伯利亚寒流袭来，
走资派迎头浇冷水一盆：
“下马吧！这分明是劳民伤财，
靠这些人，搞得出什么革新！……”

“在实践中前进，怎能算‘劳民伤财’？
离开了群众还谈得上什么技术革新？……”
凤英并不“驯服”，提出反问，
走资派就玩弄起手中的权柄：

“眼前，先不谈什么革新、革命，
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原料要紧；
凤英同志：请为国家分担困难吧！
现在，调你去收购站——明天动身。……”

望窗外，夜空一颗红星闪亮，
想北京，心海万顷波涛翻滚，
当凤英调离纱厂，留下了工号，
也在日记本上留下无声的叮咛——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花坛苗圃，
警惕呵，警惕毒虫匿生；
在娟红战斗过的三丈车弄，
还有呵，还有万里征程；

寄语 390 未来的战友呵，
要有一双纺织工人锐利的眼睛，
剔清混在絮棉里的杂质、黑疵，
让我们迎着风浪，并肩前进！……

前 哨 尖 兵

一九六六年，一个初冬的早晨，
浦江两岸红旗劲舞，战鼓催春，
长街呵，红绸横拉三千尺，
高楼呵，五彩传单落纷纷……

此刻，凤英正穿过大街，走向纱厂，
文化大革命的风雷在她心头翻滚。
三年农村生活，两年社教风雨，
凤英的步伐呵，紧随时代的脚印。

今天，小伟邀她来参加专题揭发会，
她的情思呵，早在三丈车弄驰骋；
娟红的儿子——小伟复员进厂两年了，
年轻人呵，正把妈妈的事业继承！

多年来，星驰云移，书信往来，
小伟的成长呵给了凤英多少欢欣。
今天的欢乐往往会引来回忆中的伤痛，
她眼前呵，不时出现北撤时的情景：

……月冷风寒，凤英来到小伟床边，
睡梦中的孩子也许正想着白天失去的母亲。
凤英轻轻呼唤他，又怕把他叫醒，
放下孩子受伤的脚，她如针刺心；

她留下一双粗布棉鞋，一道口信，
踩冰踏炭呵，莫叫伤口沾染病菌；
她相信，他们将会在红旗下相逢，
小伟的脚呵，一定会走上光辉的人生。……

一声车笛，飘红的宣传车从旁驰过，
眼前呵——多么熟悉的纱厂大门！

厂道两旁，大字报席棚列成长阵，
围看的人群呵，挤得密密层层。

抬头看——就象铁粉被磁极吸住，
那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竟是——390！
啊！390——不正是自己当年的工号？
大字报上到底揭发了什么事情？

劈头一句：“掌什么权？走什么路？”
斗大的问号仿佛炸开的雷霆！
在挤走革命老干部以后，
走资派干了多少不可告人的事情？

铺下一层层复辟的土壤，
拔掉一枚枚刺眼的“钢钉”；
打着一面面“红色”的旗号，
遮住一种种阴暗的祸心……

科研室门口挂起了“闲人莫入”的禁牌，
做一笔罪恶的交易将“洋机”买进：
把工人往下压，把魏龙往上扶，
扶起的是“崇洋迷外”，压下的是“自力更生”……

一堵禁墙妄图挡住群众的视线，
墙里，走资派和魏龙谈笑风生……
390曾经猛挥铁锭砸烂了禁牌，
啊，走资派又玩弄起惯用的权柄……